

海疆赤子心

■刘国顺 贺才雄 阳宗峰



有的人,梦想很远,远在太空。有的人,梦想很高,高在高原。还有的人,梦想很大,大在海疆。

他,从出生的那一刻,命运就似乎注定与海结缘。

呱呱坠地,父母抱着他笑得合不拢嘴,希望他能拥有大海一般辽阔的胸襟,更希望他能像大海一样,有容乃大、承载万钧,于是,为他起名“海超”。

打小,高海超就喜欢水,把家乡小池小塘游了个遍。长大后,他嫌池小塘小,心心念念大江大河和大海。

军校毕业后,高海超如愿以偿分配到海南。可那时他没想过,海南也有山,而他恰好被分配到深山里的某部队。

在基层摸爬滚打几年后,他成长为一名机关参谋。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一个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的新生单位,引起了他的注目,活跃了他的心思——“大海,我来了!”

浪前行。一段时间后,他终于闯过了晕船关。

海岛很美,刚上岛的人都说这里是人间天堂,海水清澈,椰风拂面。第一次上岛探亲时,女儿嘟着嘴责怪起了爸爸:“难怪爸爸要来守岛,不愿陪我们,原来这里这么美!”

可妻子和女儿不知道的是,忙完一天的工作后,高海超常常独自坐在沙滩上,怔怔地望着家的方向,不知不觉间泪水就模糊了视线。

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在岛上生活,官兵面临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与寂寞。一次,一名老兵说,闺女感冒半个月没见好,天天念着要见爸爸;老婆累得无可奈何,天天盼着自己回家……

高海超心头一酸,竟说不出半句安慰的话。

现实就是这么无奈,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没有!从来都没有!苦点、枯燥点,只是生活的一种滋味,但不是生活的全部。热血男儿,就该有更高远的理想,更坚定的意志……下定决心后,高海超觉得心里似乎又淌过了一股激流,并且在他的胸腔里响起了热烈回响。

二

在岛礁上建设指挥信息系统,是高海超上岛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第一代垦海人,就要敢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白天,高海超和战友们穿过羊角树丛,越过滚烫的沙滩,一米一米地架设光缆;晚上,他们熔接光缆、安装设备,一台一台地调试参数……

“快看,通了!”当作战值班室屏幕里传来上级指挥所的画面时,高海超激动地把战友一把搂进了怀里。

指挥信息系统刚一联通,值班室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某海上重要设施疑似损毁,你都迅速核实情况!”

海上无小事,高海超深知此次任务的重要性,必须第一时间前出查证。此时台风刚过,海面上仍然翻腾着两米多高的白浪。有人打起了退堂鼓:“等浪小点再说吧!”

高海超一声令下:“顶浪走!”在检查了小艇性能、备足救生设备后,高海超带队按时前出,抵达目标海域,掌握了第一手情况并迅速上报。

冒险出海,这是第一次,也成了后来的工作常态。

大家都说高海超胆子大,不管大事

还是小事,分内事还是分外事,他都喜欢当成自己的事,大胆尝试。

驻地周边的无人岛礁向来是管理和看护的盲区。“如果这些岛礁被敌侵占,我们就成了历史罪人。”高海超向单位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借助新技术加强无人岛礁管护。

单位自身建设才迈出了第一步,连宿舍和办公区都是向别的单位“借”来的,怎能一步登天就干大事?见领导也犯了难,高海超大着胆子恳求领导带他去向地方领导汇报。很快,军地联手为无人岛礁建起了电子围栏,由“电子哨兵”对岛礁进行全方位远程监控。

考虑到一些偏远岛礁,因生活条件不完备,岛上渔民也不多,如果遇到险情很难第一时间获知,上报和前出救援,高海超又提出一个大胆建议:在岛礁上建设信息化哨所,以填补观测盲区。得到上级批准后,他主动揽下重担,与战友们研究攻关。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信息化哨所从设想变为现实,遇到重大海情、灾情,哨所配备的信息化设备都能第一时间预警,有效提升了救援效率。

三

刚上岛时,上级调研组勘察某无人岛礁,领导盯着高海超问:“如果战时敌人企图隐蔽侵占这个岛礁,最有可能从哪个方向登陆?”

高海超支支吾吾没能回答上来。来单位这么久,第一次回答不上问题,高海超感觉有些沮丧。

领导看出了他的窘迫,对他说:“有看得见的岛礁,还有看不见的水文参数,水的温、盐、声、密都会影响作战行动,这些重要参数都是我们参谋人员应该掌握的。”

高海超羞红了脸,同时也燃起了斗志。他揣着书本和海图,一有空就住各个岛礁跑,遍访各单位的“老海岛”求教。10年过去了,高海超的知识储备量越来越丰富。问及一,他能答及三;问及东,他能触及西,相关知识、理论、常识和战例等,讲得有板有眼、有条不紊。

正是因为善于学习和思考,高海超越来越靠近“中军帐”。

一次军地联合演练,大屏幕上“蓝军”的光标突然消失,让“红军”指挥所的氛围瞬间紧张起来。

“叫高海超过来!”指挥员点名。

火红的通道

■张雄文

通道万佛山如梦似幻的奇峰、古树、萋萋芳草与盘旋小径间,一时物我两忘。一步一挨下到山脚,拐角处蓦然出现一方低矮土丘。引路的友人说,这是红军墓。

我缓步过去,坟前立着一块泛旧的木牌,上面镌刻着醒目的军旗与五角星,繁体竖写“中国工农红军”字样。没有番号,没有姓名,也无战斗经过,只简略介绍是“红军长征途经此地”。苍山如海,草木萋萋,这位红军烈士究竟是誰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事业已由活着的战友们继承下去。

染红通道土地的远不止万佛山脚下无名烈士一个。后来得知,早在1930年12月,红七军便从三江夺路杀出广西,北上雪花如絮的通道,像一股奔涌的洪流淌过侗家的村村寨寨。几年后,担当中央红军探路先遣队的红六军团,也在

高海超跑步赶来,盯着态势图沉思片刻,然后迅速拿出作业工具在图上量算开来。

几分钟过后,高海超直起身:“经研判,‘蓝军’企图避开我部侦察,向雷达盲区机动,建议对A岛方向展开搜索……”望着一脸笃定的高海超,指挥员果断采纳了他的建议。过了不久,指挥所大屏显示成功捕捉到目标。

特情的成功处置,令高海超一战成名。一时间,海上的大事小事,都有人找他帮忙解决。

某日凌晨4点,正在熟睡的高海超被叫了起来。因夜间视线不良,一艘渔船在某岛礁海域搁浅,情况危急,让他立即赶到值班室协助处置。

“向上级和市政府通报情况,接通渔船的卫星电话……”高海超一边安排当日值班员上报具体险情,一边指挥出事渔船进行自行脱险。

船只停止了倾斜!大家松了一口气。

可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船舱搁浅,船艏有礁石,强行拖拽可能造成二次触礁,导致螺旋桨受损。

正当大家眉头紧锁时,高海超快速查阅了海图,给出了处置方案:“可以判定,搁浅地点是沙底,对船体损伤较小,我建议,待到高潮水位,借用风力和渔船自身动力,再依托其他渔船协助搁浅船只转变方向,将其从侧面拖出……”

领导同意了他的处置方案。经过一番努力,渔船成功脱险。

搁浅事件犹如一阵风,再次掀起高海超脑海里的涟漪:海上形势复杂多变,船只搁浅、意外碰撞等突发情况时有发生,怎样才能有效进行规避和处置呢?

工作之余,高海超埋头于书本和网络上的各类资料,总结梳理出百余条特殊情况处置要点。

“有情况,叫海超!”“有任务,找海超!”现在,不管大小活动,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高海超在不在。

“高海超!”

“到!”

“大家都说,海上的任务需要海超,现在任务来了,你敢不敢扛?我命令你带领团队组织战法研究攻关!”

“保证完成任务!”

子夜时分,省军区机关办公楼依旧灯火通明。窗内,刚被评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高海超带领团队集智攻关战法的身影,被灯光拉得很长很长……

秋风秋雨里开入了桐乡。他们在杉木桥小水村一座青峰下,与奉命堵截、隐伏多时的国民党军发生遭遇战。担负阻击任务的一个红军排抢占了一处山头,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入阵地3个多小时,20多名官兵先后血肉荒漠。剩余8个人弹尽援绝后,砸烂手中枪支,纵身跳下50多米高的悬崖。枪声沉寂后,他们被敦厚的侗家父老们悄悄收殓、掩埋,化作了一抔保护花育草的红色泥土。

多年后,我走进蒙蒙烟雨中的小水村,耳边似乎仍回响着呐喊和枪炮声。我静静地伫立在一座高耸的丰碑前,久久凝视着当年红六军团团长蔣克超写的“红军精神永存”6个遒劲的大字。一抹与恭城书院同样耀眼的红,又一次绚烂升腾,像山林间千万株映山红,将宁静的山水、古街、村寨染成红霞万朵。

我的兵之初

300余名身着军装的新兵,陆续登上几辆客运专车的那会儿,是这天的上午时分。隔着车窗往下看,在炫目的秋阳下,县人民武装部大院内站满了前来欢送的人。我想,从现在起,我就要离开亲人、离开我的家乡了。

这是1981年10月的一天。这一年,我17岁。

绿皮火车向着东北方向行进,3天后的那个深夜,终于在一个小站停靠下来。跳下火车的那一刻,我懵怔了好大一会儿。似梦似幻中,一轮明月挂在高远的天空里。皎洁如银的月光下,我环顾四野,皆是白茫茫一片无边无际的雪色。

随后,那支浩浩荡荡的新兵队伍,在连长的带领下,开始向着3公里外的新兵连驻地疾行。队伍里没有说话声。在人踩马踏车碾过的那条雪路上,300余双大头鞋一起发出“咯吱咯吱”的回响,让我感到分外动听……

许多年后,我再次回想起初到北大荒军营的那个夜晚,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我当的是铁道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铁道兵东北某基地当兵。基地是个大农场,某种场合下,一些人还会把我们称为“庄稼兵”。有这样一张标签贴在身上,一时间让我感觉很不光彩。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想,好男儿志在四方,只要心中有梦想,哪里都会有璀璨的青春。

3个月的新兵生活结束后,我们被分到连里。连队坐落在一片荒原之上,远远看去,那几栋单调简陋的红砖房,就像是一艘艘风中的小船,航行在苍茫无边的大海上。

不久后,春天来了。被积雪覆盖的黑土地,从5月浩荡的春风里苏醒过来。在基地农场,人们总喜欢用一个“抢”字,来描述每一个农忙的季节。春天的黑土地,无疑便成了一个“抢播”“抢种”的战场。拖拉机的轰鸣声,不分昼夜地在无垠的旷野里回荡。

如果说春天是一个喧闹的季节,那么,夏日的荒原既深邃又浪漫。在野鸡、野鸭的欢快鸣叫中,放眼望去,蓝天白云之下,大田里的庄稼绿油油一片;尚未开垦的荒草滩上,随风摇曳的达紫香、黄花草,争奇斗艳……

开荒、播种、施肥、锄草、喷药、收割,连队一万余亩耕田,每一个生产环节,都需要官兵日复一日去辛勤劳作、精心管理,难得有半刻清闲。

当第一个秋天到来的时候,我被安排在连队场院里工作。

收获粮食,主要是小麦与大豆,一车又一车从大田里源源不断地运回来。我和班里的6名战士一起,夜以继日地劳作,赶上高峰时突击作业,一个晚上就要用扬场机扬净30多万斤小麦。当我们拿起沉重的铁簸箕,深深弯下腰去,把粮食一撮一撮奋力喂进扬场机时,那一刻,我对粮食的感情充满了无比复杂的滋味。

那是一个多么沉重的秋天啊!然而,一代一代的连队官兵,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无怨无悔地走过了荒原的四季。

我的梦想,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那时候,与我们班的宿舍一墙之隔,有一间堆放劳动工具的仓房。平日里,这间小小的仓房很少有人光顾。自从我发现这一点之后,它就顺理成章地变成我可以利用的书房。说来奇怪,只要一一走进去,我感到一颗心马上就能安静下来。不管工作再忙再累,每天我总要挤出一些时间,到这里坐一坐、想一想,梳理一番思绪与情感,然后,在青春日记里写下值得纪念的时光。

当又一个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我阴差阳错地走上了一条从医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我并没有走到最后,但它为我此后峰回路转的人生,做出了永远

逐梦黑土地

■董村

值得感激的铺垫。

那个大雪飘飞的上午,当场部卫生所赵医生来到一个又一个宿舍,面试了一个又一个符合条件的新战士后,他的注意力,最终落到我的身上。几句简短的问话之后,末了,一锤定音。就这样,我被选定为连队卫生员。

经过半年的培训,在我的自愿申请下,我又被分配到另一个更加偏远的连队,成为一名卫生员。不论白天黑夜,我都满腔热情、尽心尽力地对待每一个到卫生室就诊的战友。而在那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里,最让我难以克制的,还是对于文学的痴爱。我一边大量地阅读文学名著,一边开始满怀冲动并无所顾忌地去创作一些短小的作品,而后,再满怀期望地寄往当地的报刊。

不久后,我的一首小诗《纤夫》刊登在一家小报副刊上。在那个寒冷漫长的冬天,我接二连三在那个地市级小报上被排成铅字的文章,就像一阵扫过荒原的春风,很快便在偌大的基地农场里传播开来。

1987年,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让我3天之内前往场部政治处任职书记者。

打起背包离开连队的那天,我的鼻子酸了一次又一次。我想,也许从此一别,我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偏远的连队了。那一刻,我甚至对它产生了从来没有过的留恋。正是在这里,我拥有了青春梦想,并且让这梦想一天一天变得丰满起来。

去场部报到的路上,经过一片漫无边际的荒原。积雪覆盖在沉睡的土地与枯萎的荒草之上。阳光温暖地照射下来,让我不由想到即将到来的春风沉醉的季节,想到这片广袤而又肥沃的黑土地上夜以继日的马达的喧嚣……

随后从军的几十年里,我就这样背负着最初的梦想,转换了一个又一个岗位。但是,无论我走到哪里、走得多远,我都没敢忘记过那片荒原,因为那是梦想开始的地方。

长征

第6223期

红色足迹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阳光从东边峰峦漫过来,裹几声欢快鸟鸣,像一串珠玉跌落在恭城书院前的青石板台阶上,也在阶下的我心中激起一片涟漪。恍惚间,似乎有一束红光从屋内升腾而起,漫溢古雅的斋舍、讲堂、通廊、门楼,直上屋梁、瓦楞与天宇,又化为万道霞光,将书院前后的恭河、罗蒙山乃至万里山河染成锦缎般火红。

雪峰山深处的小城通道,曾以这一抹红,照亮了一支衣衫褴褛、形容疲惫的队伍,也照亮了一个古老而多难的民族前行的方向。踏上当年迎送过官兵的青石板,伫立于通道会议召开的斋舍,凝视眼前摆放一盏生锈马灯的旧条桌和几把似乎就要散架的藤椅、条凳,我常惊叹于点燃这抹红的那位伟人的智慧。

1934年12月,漫舞的风雪将通道的山峦、丛林、河流、侗寨与原野小径都裹在琥珀般的静谧里,使世外桃源般的侗寨更显幽寂。山峦拗口处,一支戴着粗布红星帽的队伍踏着吱吱作响的雪径,迤迤开进了这块土地。官兵满身刺鼻的硝烟味,一脸长途奔波的憔悴,早已无心欣赏眼前的冰雪世界与风雨桥、鼓楼、凉



回望征途

■赵 琼

是南昌城头

那一支枪的呐喊,唤醒一条脐带一样缠绕的路开始在江山之间蜿蜒

一面旗帜带着拯救的无畏和热血的果敢一路与烈火相伴将拦路的雪山和草地悉数点燃让一些大江和大河在燎原的阵列之前统统汹涌为可以重构人间的熔岩

在此期间,一些人前赴后继以坚不可摧的信仰在血与火交织的岁月高举锤头和镰刀锻造由人民掌握的红色政权

在近百年之后的今天一群高举红旗的人用绿水青山的写意将金山银山与日月星辰一起镌刻一幅长城屹立的复兴画卷



奔腾(油画)

高 阳作